



列 宁 选 集

第 二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目 录

1908 年

政治評論	1—7
給阿·馬·高尔基	8—11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 (摘录)	12—254
第一版序言	12
第二版序言	15
代緒論 某些“馬克思主义者”在 1908 年和某些 唯心主义者在 1710 年是怎样駁斥唯物 主义的	16
第一章 經驗批判主义的認識論和辯証唯物 主义的認識論(一)	35
一 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35
二 “世界要素的發現”	49
三 原則同格和“素朴实在論”	65
四 在人类出現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73
五 人是否用头脑思想?	87
六 关于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唯我論	95
第二章 經驗批判主义的認識論和辯証唯物 主义的認識論(二)	100
一 “自在之物”或切尔諾夫对恩格斯的駁斥	100

二	論“超越”，或巴札羅夫對恩格斯的學說的“修改”	110
三	費爾巴哈和約·狄慈根論自在之物	122
四	有沒有客觀真理？	127
五	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或論波格丹諾夫所發現的 恩格斯的折衷主義	137
六	認識論中的實踐標準	144

第三章 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經驗批判主義的

	認識論(三)	151
一	什麼是物質？什麼是經驗？	151
二	普列漢諾夫對“經驗”概念的錯誤理解	159
三	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162
四	“思維經濟原則”和“世界的統一性”問題	179
五	空間和時間	185
六	自由和必然性	199

第六章 經驗批判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一	德國經驗批判主義者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漫遊	206
二	波格丹諾夫怎樣修正和“發展”馬克思的學說	215
三	關於蘇沃洛夫的“社會哲學的基礎”	224
四	哲學上的黨派和哲學上的無頭腦者	229
五	海克爾和馬赫	241

結 論

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	255—263
------------	---------

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264—269
-----------------	---------

1909 年

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270—281
-------------	---------

1910 年

政論家的短評(摘錄).....	282—283
革命的教訓	284—289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	290—295
—	290
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296—301

1911 年

列·尼·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	302—306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改良主義	307—319
斯托雷平和革命	320—328

1912 年

紀念赫爾岑	329—336
論俄國各政黨	337—348
革命的高漲	349—356
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	357—363
兩種烏托邦	364—368

1913 年

歐仁·鮑狄埃(為紀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369—371
馬克思學說的历史命運	372—375
—	372
二	373

三	374
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	376—377
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	378—383
一	379
二	380
三	382
亚洲的觉醒	384—385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386—387
論自由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概念。短評	388—394
几个爭論問題。公开党和馬克思主义者	395—418
一、1908 年的決議	395
二、1910 年的決議	400
三、取消派对 1908 年和 1910 年決議的态度	403
四、取消主义的階級作用	406
五、“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	410
六	414
工人階級和新馬尔薩斯主义	419—421
給阿·馬·高尔基	422—425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426—433
一、概述	428

1914 年

論民族自决权	434—496
1. 什么是民族自决?	434
2. 历史的具体的問題提法	440
3. 俄国民族問題的具体特点和俄国資產階級的民主改革	443

4. 民族問題上的“实际主义”	448
5. 自由资产階級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民族 問題的态度	453
6. 挪威从瑞典的分离	464
7. 1896年倫敦国际代表大会的決議	470
8. 空想的馬克思和实际的卢森堡	474
9. 1903年的綱領及其取消者	482
10. 結束語	492
論高喊統一而实則破坏統一的行为	497—519
一、論“派別性”	498
二、論分裂	502
三、論八月联盟的瓦解	507
四、一个調和派分子对“七人团”的忠告	510
五、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观点	514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觀材料	520—526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527—534
卡尔·馬克思(傳略和馬克思主义概述)	535—580
序言	535
馬克思的学說	540
哲学唯物主义	540
辯証法	543
唯物主义历史观	544
階級斗争	547
馬克思的經濟学說	549
价值	549
剩余价值	551

資本积累	553
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553
平均利潤率	554
地租論	555
农业資本主义进化	557
社会主义	559
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策略	562
参考书目	567
辯証法的要素(摘自“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	581—582
論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583—587

1915 年

第二国际的破产	588—641
一	589
二	593
三	598
四	604
五	608
六	615
七	623
八	632
九	638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642—682
初版(国外版)序言	642
第二版序言	643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 1914—1915 年的战争	644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644
近代战争的几个历史类型	644
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	645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646
最大的奴隶主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647
“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	649
比利时的例子	649
俄国为什么作战?	650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651
巴塞尔宣言	651
胡乱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	652
第二国际的破产	653
社会沙文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654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 结成联盟, 分裂国际革命工人阶级	655
“考茨基主义”	656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657
战壕联欢的例子	658
秘密组织的意义	658
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659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659
关于民族自决权	660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661
资产阶级和战争	661
工人阶级和战争	663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664
第三章 恢复国际	667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667

反对派的情况66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673

第四章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史和现状675

“经济派”和旧“火星报”(1894—1903 年)675

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1903—1908 年)676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1908—1914 年)677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1914—1915 年)678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679

我们党的任务682

論欧洲联邦口号683—687

談談辯証法問題688—693

革命的无产階級和民族自决权694—701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702—715

一702

二706

三708

1916 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綱)716—729

1. 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716

2. 社会主义革命和爭取民主制的斗争717

3. 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对联邦制的关系719

4. 无产階級对民族自决問題的革命提法720

5. 民族問題中的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722

6. 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723

7. 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	724
8. 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	726
9.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 对自决的态度	727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	730—848
序言	730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732
一	732
二	732
三	734
四	735
五	736
一、生产集中和垄断	739
二、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753
三、财政资本和财政寡头	769
四、资本输出	783
五、各个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789
六、列强分割世界	797
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808
八、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	819
九、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829
十、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843
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	849—864
关于自决問題的爭論总结 (摘录)	865—875
7. 馬克思主义还是蒲魯东主义?	865
9. 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	873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876—887
一	876
二	880
三	883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888—904

1917 年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905—924
第一篇(或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转变	905
第二篇(或第二章) 考茨基与屠拉梯的和平主义	909
第三篇(或第三章) 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	915
第四篇(或第四章) 十字路口的齐美尔瓦尔得	920
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	925—942
远方来信(摘录)	943—955
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943
注释	956—1006

政治評論

沙文主义者不停地在活动。他們拚命造謠，說日本人正在加紧武装，在滿洲集中了 600 个营，准备进攻俄国。又說土耳其也在积极武装起来，要在今年春季向俄国宣战。还說高加索有人准备暴动，企图脱离俄国（只是还没有叫喊說波兰人有什么计划！）。他們用芬兰正在积极武装的謊言来加紧迫害芬兰，利用在波斯尼亚建筑铁路的事实来拚命鼓动反对奥地利。俄国报刊还加紧攻击德国，說它唆使土耳其反对俄国。这种活动不仅俄国报刊，而且法国报刊也在进行。不久以前，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杜馬中就很及时地提到了法国报刊被俄国政府收买的事实。

西欧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并不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报界人士幻想出来的，也不认为是哗众取宠的人玩弄的把戏。不，显然是“統治集团”方面（应讀为黑帮沙皇政府方面或者像臭名昭著的“明星院”之类的秘密宫廷奸党方面）发出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暗号，执行着一种有系統的“路綫”，采取了某种“新方針”。外国报纸认为，杜馬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未参加該委员会的杜馬代表保密，即不仅对革命政党而且对立宪民主党人保密，是同这种沙文主义活动有直接联系的。有些外国报纸甚至說，俄国政府为了最終表明它蔑視“立宪制度”的态度，竟打算不向全体杜馬代表，而只向黑帮—十月党人把持的委员会請求撥款以加强边防。

下面請看西歐報紙上的兩段話，這些報紙不是社會主義的報紙，根本不可能對俄國革命抱樂觀態度：

“有一次俾斯麥說過，德國對法國的勝利（1870年）激起了俄國軍人的虛榮心，使他們也想努力去建立戰功。由於政治、宗教和歷史上的種種原因，土耳其似乎成了特別適宜於實現這一目的對象（1877—1878年間的俄土戰爭）。顯然，現在俄國那些忘記了日俄戰爭的教訓而又不知道國家真正需要的人，也持有同樣的見解。既然在巴爾干已經不必解放什麼‘小兄弟’，那末就得想些別的办法來影響俄國輿論。而這些办法老實說要比以前的办法更加拙劣：他們竟想把俄國形容成一個被內外敵人包圍的國家。”

“俄國統治集團想用老办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用暴力鎮壓國內的解放運動，煽動民族主義的感情，製造一些結果不可逆料的外交衝突來轉移人民對國內慘狀的視線。”

反革命專制政府政策中的這個新的沙文主義方針，究竟有怎樣的意義呢？在對馬事件和沈陽事件以後，只有走投無路的人才會採取這樣的政策。不管怎樣努力，兩年反動的經驗並沒有為黑幫專制制度造成任何稍微可靠的內部支柱，並沒有建立起任何一種能在經濟上復興專制制度的新的階級成分。沒有這一點，反革命無論怎樣殘暴和瘋狂，都不能保持俄國現代的政治制度。

無論是斯托雷平、黑幫地主或是十月黨人都知道，他們不建立新的階級支柱，就不能保持政權。因此，他們實行的政策是使農民完全破產，用暴力手段破壞村社，無論如何要在農業方面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在這一方面，那些最有學識、最有素養、最講“人道”的俄羅斯自由派，如“俄羅斯新聞”的教授先生們，要比斯托雷平派蠢笨得多。該報2月1日的社論寫道：“在決定十一月的暫行條例的命運的時候，如果昨天還擁護村社的那些斯拉夫主義者竟

贊成內閣把土地变为单个农户的私有财产来破坏村社，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甚至可以設想，在杜馬中占多数的保守派和內閣有共同的自卫目的，因此它們也許会采取甚至比 1906 年的著名法令更带进攻性的办法…… 結果就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情景：保守派政府在各保守政党代表的贊助下，准备在最不易发生急剧变革的土地关系方面，实行激进的改良，而它决意采取这样激进的办法，是以一种占有制优于另一种占有制的抽象理由为根据的。”

教授先生，醒醒吧，把自己身上的民粹派老祖宗档案庫的灰尘抖一抖，看看两年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吧。斯托雷平战胜你們不仅是依靠了体力，而且还依靠了他正确地了解到經濟发展中最实际的需要，了解到要用暴力手段破坏旧的土地占有制。革命引起的一反往常的大“变动”就在于：从前黑帮专制制度能够依靠中世紀的土地所有制，而現在却不得不（完全是，絕對是被迫的）用飞快的速度破坏这种所有制。因为它懂得了，不破坏旧的土地制度，就不能摆脱构成俄国革命最深刻的原因的矛盾：一方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不文明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資本主义和財政資本主义！

这么說，你們是贊成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了？——民粹派会大吃一惊地质問我們。不是！放心吧！我們无条件地反对俄国各种旧的土地占有制，既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也反对农民份地占有制。我們坚决主張用暴力手段破坏这个正在腐蝕和毒害一切新事物的陈腐的制度，我們主張資产階級性的土地国有化，认为这是資产階級革命唯一彻底的口号，唯一实际的办法，这是把历史上必要的破坏手段完全用来对付地主，促使农民群众分化出一些經營土地的自由的业主。

俄国資產階級革命的特点，就是黑帮同工农群众在革命的基本問題土地問題上都实行革命的政策。而自由派的辯護士和教授却拥护最沒有生气、最荒謬、最虛幻的主張，要把两种互相对立、絕不相容的破坏旧制度的手段調和起来，使破坏根本不会发生。或者是农民起义胜利，彻底破坏旧土地占有制，使因革命而得到新生的农民获得利益，也就是沒收地主土地，建立共和国。或者是斯托雷平式的破坏，这虽然也能革新，而且确实是在革新旧土地占有制，使它适应資本主义关系，但这只是使地主获得利益，而使农民群众彻底破产，用暴力把他們赶出农村，迫使他們流离失所，死于饥寒，并且用监禁、放逐、枪杀和拷打的手段来消灭一切最优秀的青年农民。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这种政策虽然并不容易，但它在經濟上不是不可能的。我們应当設法使人民认清这一点。企图用謹慎的改良办法，用和平而不用暴力手段来摆脱俄国历史几世紀来造成的像一团乱麻似的中世紀矛盾，那是頑固的“套子里的人”的一种最愚蠢的幻想。經濟上的必要性，一定会引起，而且一定会实现俄国土地制度中最“急劇的变革”。历史提出的問題只在于誰来实现这一变革，是沙皇和斯托雷平領導的地主，还是无产階級領導的农民群众。

“反对派的联合”是俄国政治刊物上当前的一个重要問題。斯托雷平的警察報紙“俄国报”欢天喜地地說，“联合嗎？那立宪民主党人也是革命家了；孤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言論报”充分表露出官吏的心理，它想証明立宪民主党人也能像十月党人那样温和，于是装腔作势地噘着嘴，竭力表示“道义”的憤懣，說人家指責他們是革命党人不是实事求是，并且說，我們自然欢迎反对派